

之江新语

(选登十四)



2003年—2007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同志,在繁忙的工作之中一直坚持为《浙江日报》“之江新语”专栏撰写稿件。

本报分期选登《之江新语》部分文章,以飨读者。

新闻媒体要坚持服务中心、服务大局,坚持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,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,充分发挥党的喉舌和舆论引导

努力提高新闻质量和水平

(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一日)

的作用。要把新闻报道摆上重要位置,在思想上高度重视,在工作中切实抓好。要保证新闻的播出时间,既做到准时播出,又要使一些在第一时间看不到的人能在第二时间补上。要认真执行改革新闻报道工作的各项规定,始终坚持以正

面宣传为主,及时把党的声音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,充分反映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、关心群众疾苦的内容。要更多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,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生动性、可看性,努力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。

用思想武器管好自己

(二〇〇五年二月四日)

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,也是领导干部管好自己有效方法。现在,党内批评总是要在一定的场合内进行,而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自我批评则与我们个人如影随形,是最及时、最管用的思想武器。我们常讲,领导干

部要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,这“四自”要求,就是对自我批评的要求。尤其是省级领导干部受教育多年,在党性修养上更应有“响鼓不用重锤敲”的自觉性。要经常警示自己,不断反省自己,严格要求自己,自觉地把自已置于党组织和群

众的监督之下,及时检查自己有什么不足和缺点,时刻不忘省级领导干部是党和政府形象的“化身”,是群众认识和评价我们党的“窗口”,也是其他党员和干部心目中的“标杆”,必须管好自己,同时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当儿子第一次叫我爸爸时

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令人难忘而激动的时刻。当年,当得知妻子怀孕而我即将升级做爸爸时,我的心情非常激动,直感觉这世界万物真是太奇妙了,而令我最激动而难忘的时刻便是儿子第一次叫我爸爸那一刻。

我是一名军人,而且是海军,经常要出海训练。记得那年八月接到上级命令,我所在的舰艇远赴南海执行重大演习任务。由于军事保密要求,为防止泄密,除编队指挥官外,其他人员不得使用手机,手机机身和电板必须分离。我作为一艘舰艇的主官,当然是带头执行,这样,也就失去了和家里的联系。舰艇在航渡和演习训练期间,就算休整时舰艇也大多在海上抛锚,只有当加油或食品补给时才会靠码

头,这一刻是战友们最兴奋的时刻,大家纷纷往公用电话亭跑,向亲人报平安,我也不例外,那怕只有几分钟,我都要打电话给家里。当时儿子不满周岁,正牙牙学语,还不会叫爸爸,每次打电话,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叫我一声“爸爸”呀!但每次都失望。虽然他还会不会叫爸爸,也不知依依呀呀地说些什么,但在我耳中无疑于天籁之音。

那次演习一共历时100天,到演习后期儿子已近15个月大,每次靠码头往家里打电话时,都希望儿子能叫我一声爸爸,听妻子说儿子已会叫妈妈,有时也会无意识的喊爸爸,可每次在电话里让他叫爸爸时,或许是陌生的缘故,再怎么哄骗都不肯叫,都令我心里好失落,有时晚上睡在舰艇上都会梦到

儿子叫我爸爸的场景。

100天后,我完成演习任务回家。当时已是傍晚,驾驶员开车送我到丈母娘家楼下(当时妻儿暂住在那),提早得知消息的妻子抱着15个月大的儿子在3楼的窗口盼着我。我刚从车上跳下来,3楼窗口就传来一声响亮而清晰的“爸爸”,当时我愣了一下,当我反应过来是儿子在叫我时,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激动,我根本就指望儿子一见面就能喊我,因为不久前刚通过电话,电话中儿子打死也不肯叫爸爸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血液于水吧,当儿子看到我时激发了他幼小心灵深处的亲情。当时还有一个细节令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好温馨,由于司机对小区路不熟,我帮着指挥司机倒车并送到小区门口,没想



到儿子看到我消失在他的视线里顿时嚎啕大哭,等我再次进入他的视线才停止哭泣。进家门后,一把将对我还有些陌生感的儿子紧紧搂在怀里,任他怎么挣扎也不放开……(本文作者蔚蓝,转自天平社区门户网站,摘录时有删减)

『爱心萤火虫』飞到云南山间

暑假期间,我有幸随“萤火虫爱心传递小队”去云南,既是小队的一员又是随团小记者,去了解云南山区的教育现状。

6月30日一清早,我们在队长李星严的带领下出发了。一路上,我对目的地云南陆良县龙海一中充满了好奇。听妈妈说,这所中学位于离昆明100多公里的山区,很多贫困的孩子都在那里上学。一路颠簸,直到中午我们才到达。

参观校园之后,一位高姓主任带我们吃饭。一进食堂,学生们已排成两队等着打饭,食堂里没有桌椅,打好饭的学生或蹲或站,三五成群津津有味地吃着。我不解地问:“他们平常都是这样吃饭的吗?”高主任点头。高主任又说:“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学生们自己种的。”我顿时目瞪口呆。

在走访贫困学生家时,我们了解到一个名叫李文瑞的男孩,父亲早逝,母亲改嫁,是叔叔阿姨带大的,家境十分贫穷。随后,我们又去了另一个名叫申绿平的学生家中,他的班主任说他成绩优异,考过年级第一。在他家中,他睡的床竟然是一张木板加一层毛巾,我看了心中很不是滋味。离开的时候,我和他们互留联系方式,一起拍了合照。

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山区学生的贫困,更让我知道了我该努力学习。(本文作者系永嘉新村居民,市二中学六年级学生任泽宇)

军旅轶事——佩戴55式军衔的那段时间

1963年9月6号,我穿着没有军衔和帽徽的水兵服离开了上海,登上了北去的列车。经过两天两夜的跋涉,来到了当年北洋水师的基地——威海刘公岛。我入伍后不久就授予了我55式列兵军衔。我扛上了黑呢子的肩章,上面绣着一个金色的大铁锚,开始了我在训练团的预科训练。经过五个多月的严格队列训练、条令条例学习、轻武器射击、步兵五大技术的训练,我从一个散漫青年转变成站有站相、走有走相的海军战士,并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能。

预科训练结束后,留下的兵转入了本科训练。我学的是电工兵,记得当年的理论课程有电工学、电源学、内燃机和海军舰艇共同科目,因为保密,平时接触不到教材,只能凭在课堂上用脑子强记下来的内容复习。我的记忆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了。经过严格的考核,我以全优的成绩从训练团毕业。退伍分配到邮电局以后才知道,我用了十个月的时间,学完了地方中等专业学校四年的课程。

按理说当兵一年,就应该晋升军衔,可是直到15个月训练团毕业,我还扛着列兵军衔。我由于体重问题被分配到了旅顺口海岸炮兵第一团。就



■身着55式士兵礼服的解放军海军士兵

这样我扛着大铁锚,到了旅顺口。

到了旅顺口,得到军务参谋同意,我们到旅顺口的街上溜达溜达。那天是周日,旅顺口满街都是海军战士。没走几步,我们就被纠察队拦住了:“你们是哪个部队的?请出示外出证,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水兵服?”我说:“我们是威海训练团的兵,今天早上刚刚分配到旅顺口,新的单位没有落实,没有外出证。我们按威海基地规定穿制服,并没有穿错啊。”纠察队

一听愣住了,给基地军务处打电话询问,才证实该情况。

午饭后,全团各连队都到团部把自己的兵接回去。我们一营,在黄金山和老虎尾,紧靠着老旅顺,没有用车。164连长徐钊同志,带着通信员来接我。到了164连,碰巧团里的侯政委在连队蹲点,因为我没有下到班里去,晚上开饭时就和侯政委坐在一起,侯政委是两杠三星的上校,他亲自给我端菜盛饭,弄得连里



■周肖军

的老兵直犯嘀咕:“这是哪来的小列兵,能让上校给他端菜盛饭?”这时候,正好有一批1964年10月份的兵下连,我的人伍时间在连长的印象里就变成了1964年10月,本来该提的军衔,也就忘掉了。又过了三个多月,团后勤军械股助理员到连里检查工作,顺便看看我。他看了看我的军衔,说:“小周怎么还是列兵?他人伍已经快两年了,训练团不提衔,到了你们连里那么长时间了,怎么还是个列兵?”徐连长连声说:“忘了,忘了,小周是1963年的兵,应该提衔了。”就这样,在点名的时候,徐连长在队前宣布了我晋升为上等兵的命令。其实当年部队里超期服役的老兵还有很多。

正当高兴的时候,没想到的事发生了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宣布了刘少奇发布的主席令: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,一律

佩戴红帽徽、红领章。完了,完了!就这样,我到手的下士飞掉了。我去司务处要求安慰安慰,司务长说:“现在军衔已经取消了,你的水兵服上缀什么衔都可以,只是不能缀钉军官衔。”于是我要了一副中士肩章,缀在肩膀上过过瘾。

1988年宣布恢复军衔制,同时也宣布国家确认曾经授过的55式军衔,部长问我:“小周,你扛过55式军衔是什么级别的?应该是下士吧?”我叹了一口气:“我的下士命令还没有宣布,刘少奇取消军衔的主席令就先宣布了,我的下士命令做废了。”“哦,你是扛着上等兵肩章取消的军衔。”部长笑了,他是1956年第二批义务兵,因为工作出色,1960年底从中士直接晋升为海军少尉,1965年取消军衔的时候,他已经是海军中尉了。

1988年恢复军衔制,我们武装干部一律不授衔,只是扛武装部的专业符号。自恢复军衔制后,确认了我永远的军衔——上等兵!

由于扛上等兵肩章的时间太短,没有留下照片。取消军衔后,只留下了扛列兵肩章的照片,当年还是挺帅的。(本文作者系高安居民周肖军)